

社办大学的一面红旗

河南省教育厅工农教育处编著

710027



內 容 提 要

霍泉農業大學是全國社辦大學中比較早的一所独具風格的農業大學，它是在黨的親手培植下成長起來的，教學緊密的聯繫實際，並運用了學習技術和學習文化、教育和生產、體力和腦力相結合的共產主義教育原則，統一學政治，分系學技術，按班學文化，培養農民專家。

社辦大學的一面紅旗

河南省教育廳工農教育處編寫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鄭州市行政區經五路）

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一號

地方圖書新鄉印刷廠印刷 河南省新華書店發行

*

豫總書號：13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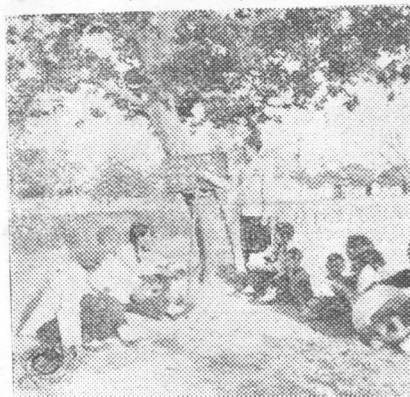
787×1092 1/32 • 3/4 印張1插頁 • 16,000字

1958年9月第1版 195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5,085冊

統一書號：7105.171

定價(5)0.09元



霍泉農業大學的學員正在學習和進行試驗的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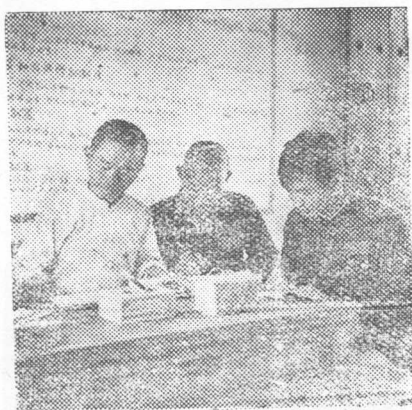
林業系教授王五根正在教給學員們
下種、育苗的技術。



作物病蟲害防治系的學員正在進行
農藥的試驗



農業系的學員們正在學習使用馬拉收割機。



当好三員(記工員,保管員、會計員),
經濟系的學員正在學習使用新式帳目



扫盲學員趙桂枝,團員;畢業后,
参加了机械系,現在她已經是熟練
的煤氣機手了。

(楊清何攝)



扫盲虽畢業,千万不敢歇,積極鑽技
朮,开花把果結。党支書王鎮和學員們
研究制造新農具的情况

(張双慶攝)

目 錄

- 一 翟泉农业社为啥办大学……………(1)
- 二 一切从生产出发、为生产服务……………(4)
- 三 在短短時間內作出了显著的成績……………(8)
- 四 “五結合” “四晉級”……………(14)
- 五 翟泉农业大学完全能够办好……………(17)

一 翟泉農業社为啥办大学

在历史名城洛阳市东北，邙山南麓的孟津县平乐乡，有一个普普通通的土圍子，这便是翟泉村——全国著名的社办农业大学的所在地。

翟泉村，在1948年解放以前，被称为三多三少的大庄子。雇工佃戶多、忍飢受餓的人多、出外逃荒要飯的人多。不愁吃穿的人少、讀書識字的人少、全家安生在乡的少。1942年河南大鬧旱荒的时候，翟泉全村950戶，4,000多口人，有310戶，1,200人出門逃荒，50戶人家拉棍要飯吃，32戶卖了老婆和孩子。留在家中的人，也只能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

原是又穷又白的翟泉村，解放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各种社会改革运动，这个村的农民，从政治上和经济上翻了身，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斗倒了村中的恶霸、地主、反动富农和一切坏分子，拔掉了穷根子，真正作了村子的主人。出外逃荒的人回来了，全村954戶，4,357人，从組織互助組，建立初級社，轉上高級社，实现了生产資料上的集体所有制，农民群众一直是以主人翁的姿态向前迈进。经过1957年秋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全民性的整风运动，他們划清了资产階級与无产階級的思想界限，坚定不移的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他們的生產勁头越来越大了。1957年冬季和1958年春季，翟泉农业社在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設全面大跃进的高潮中，全体社員经过党支部的启发和教育，总结了他們自己的生产經驗。他們的亲身体驗是“粪足水勤，丰收在人”。大干了一冬，苦干了一春，实现了水利化，大搞积肥运动，使全社8,241亩土地的施肥量超

过了往年几倍。社員們的生产情緒一天比一天高漲。

翟泉村，从1955年冬季，由初級社轉为高級社以后，生产年年增长，一向是为全乡全县麦、棉所称的丰产社之一。1955年小麦平均亩产215斤，皮棉亩产41斤6两；1956年小麦平均亩产319斤，皮棉因缺技术亩产34斤13两；1957年因灾小麦亩产311斤，皮棉亩产56斤半，丰产棉花17亩，平均亩产籽棉718斤。管理丰产棉花的王木，已被选为全省的植棉劳动模范。到今年春季，在社会主义建設全面大跃进的高潮中，翟泉农业社的生产指标，也在不断的修改着。最初他們提出要在1958年实现“双一五”（粮食亩产1500斤，皮棉亩产150斤）；而后在不断克服右傾保守思想的过程中，他們把粮、棉指标改为“双二五”（粮食亩产2,500斤，皮棉亩产250斤）；最后一次又将棉花改为亩产皮棉350斤了。1958年夏季大丰收，翟泉农业社的小麦平均亩产715斤，丰产田8亩7分，每亩平均实产2,406斤2两。在洛阳专区成为第一顆“卫星”。翟泉农业社小麦卫星一飞上天，大大鼓舞了全体社員的干劲。特别是在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如何在秋季使更多的“卫星”飞上天去，这便成为翟泉农业大学各系學員热烈爭辯的一个中心課題。最后大家一致的意見是“搞三种高额試驗田”棉花17亩，要求每亩皮棉2,000斤；紅薯5亩，要求每亩30万斤，在8亩7分小麦丰产試驗田的基础上复播玉米，要求每亩一万斤。很明显：这些不平凡的丰产指标，是他們鼓足了革命干劲，树立了敢想、敢说、敢作、敢为的共产主义风格的具体表現。因此，不論是搞小块丰产，或搞大面积丰产，或在鉅額技术，克服困难上，都表現了冲天的勇气。他們这样表示决心：“脚踏地球、手摸天，战胜宇宙，征服大自然，人人紅又专，行行出状元。”

高產丰產指标確定了，應該採取什麼措施呢？經過黨支部的研究和全體社員的辯論，大家認識到：除了要早起晚睡加油干活以外，還必須找竅門，學本領。但是全體社員的文化水平又怎樣呢？

翟泉村，共有4,357人，青壯年653人當中直到1957年，文盲半文盲還有473個，只有180人是非文盲，文盲半文盲達青壯年人數的72.5%（這是1957年的情況，解放以前的文盲比例當更大于此數）。社、隊干部的文化水平也很低，生產組長以上的干部共132人，就有89人是掃盲對象；有45個共產黨員，就有27人是文盲半文盲；共青團員62人，22人還處在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狀態中。全社的領導干部和積極分子，只有這樣低的文化水平（真正有生產技術和科學知識的人就更少了），要當好家，办好社，領導群眾採用科學的耕作方法搞好生產是有困難的。因此，他們早在学习過“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時，就深深体会到：

發展生產要技術，
學習技術要文化，
提前實現“四、五、八”，
技術、文化不能差。

這首快板詩，可以說是翟泉農業社的黨支部和群眾多少年來的親身體驗。因而他們一向就比較重視干部和群眾的文化學習。1951年創辦民校進行掃盲，民校幾年來差不多一直堅持着學習。歷年來都有一些干部和青壯年擺脫文盲狀態。由於他們重視掃盲工作，在1957年12月，全省群眾性的識字運動開始不久，翟泉農業社的掃盲任務就基本上完成了。1955年和1956年兩年掃盲畢業的124名青壯年農民，現在已經上了業餘小學，已成為翟泉農業大學的骨干學員了。去年在進行掃盲時，翟泉社

的民校，就已經根据毛主席：“农民的学习技术，应当同消灭文盲相结合”的指示，組織學員成立了土壤、治虫、品种、棉花四个技术研究小組，开始了生产技术的学習。去冬全社在扫除青壯年文盲之后，經過討論，大家一致認為：

扫盲毕了业，
千万不敢歇，
积极钻技术，
开花把果結。

开什花，結什果呢，很明显，不是要求得到什么文凭、学位，而是要使棉花、紅薯、玉米……等作物，实现他們既定的丰产指标。由此可見，为在农村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动員乡、社干部帶領广大群众，在扫除了文盲的基础上，組織他們在学習上連續大跃进，学政治，学技术，学文化，实行农具改良，使用科学的耕作方法，改变其原有的落后状态，是生产大跃进的新形势的需要，他是广大社員群众的迫切要求。这便是翟泉农业大学所以能够很快創辦起来的根本原因。現在翟泉农业社的社員們是这样称贊着他們这所自办、自教、自学的紅专农业大学：

搖錢树是件宝，
沒有紅专大学好，
搖錢树光搖錢，
紅专大学样样全。

二 一切从生产出發，为生产服务

当1958年3月27日，翟泉农业大学初創辦的时候，他們打算只单搞一門农业技术研究，以后他們又感到不能孤立的搞农

业，要搞好农业，也必须从各个方面来支援它。所以中共翟泉农业社支部根据农业生产上的需要和现有的可能条件，经过商量讨论，又添设了工业、水利机械、畜牧兽医、化学、林业、农业气象和病虫害防治等8个专业系；过了一段，他们又感到，要搞好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全面大跃进，还必须抓好社员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应当增设政治系（现为政法系），也必须带动一切工作，使之全面大跃进，后来又设立了经济（财务、会计）、语文（文学创作）、福利、医学、国防体育、艺术、俄语等十七个系，正式命名为“翟泉红专大学”。最近，一方面为了区别于一般的“干部红专学校”，另一方面为了要表明它是以发展农业生产为目的和以研究农业技术为中心的综合性，他们又将它改名为翟泉农业大学。

翟泉农业大学十七个系的设立，都是从发展生产出发的。为使本地区五大主要农作物（小麦、棉花、玉米、红薯、谷子）达到大面积丰产，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四、五、八”，就有从各方面进行科学研究和实地试验的必要。此外还有许多有经验主义的老农和富裕中农，不相信麦、棉能够大丰产，并在一边吵嚷、讽刺，甚至侮辱。去冬8亩多丰产小麦是省劳模王木和第二社长吕新宽同志接受了先进经验进行密植的。他们按计划每亩施底肥15,000斤，并要做到6次追肥、6次浇水。当小麦出得株多、苗旺的时候，正在浇盘根水，而富裕中农葛正群却大叫：“这麦一定要长冒秧，别打算让麦子长起来结个穗！”并亲去找吕新宽“献计”：把麦苗剔去一部分。好则王木、吕新宽相信科学，坚持真理，今年这块小麦每亩竟打两千四百零六斤二两，葛正群才在事实面前低头认输了。49岁的植棉能手王木去年在地里根据科学的植棉方法，用药物治棉蚜虫，前“县劳模”袁小保一见便向王木说：“我活了60多岁，没见

过，也沒听说过棉花虫能治。”王木沒有理他，袁小保更进一步以老卖老的說：“我是县劳模，得过七寸步犁，你王木懂得啥？你穿过几条带档褲子（小孩子、幼稚的意思）？你这棉花能丰收！你屙一泡我吃了。”而王木只是笑而不答，只管治虫，結果王木把虫治下去了，到秋季，棉花的桃子累累滿枝，而袁小保一見，确是口服心服才无話可說了。去年王木管理的棉花亩产籽棉71.8斤。从此王劳模有了威信，而“袁劳模”輸得不再有人提他了。从这里中共翟泉社党支部认为：要用科学的耕作方法搞好生产，必須首先搞好“試驗田”，一方面培养自己的专家，一方面用事实去教育有各种保守思想的人們。而后才能有骨干、有领导地去发动广大社員群众搞好大丰产运动。

农村的手工业是支援农业发展的有力助手。翟泉农业社原来有个鉄木业小組，1956年还只有10个人。两个打鉄的小炉子，只能給群众打打鍋剷等生活用品，木业呢，也只是修修群众用的风箱等。很少制造大件农具，根本沒有想到要搞什么发明創造。过去制度不够健全，工人的生活也比较散漫，1957年整社后，訂了各种必要的制度，特别是經过去年的社会主义大辯論，通过算細帳，他們更知道在丰产运动中，人、畜力很缺乏。因此十分必要發揮木鉄业組的积极性和創造性，进行工具改革，大胆地发明創造，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解决人力和畜力不足的困难。中共翟泉社党支部认为要作到这一步，就必须加强对木鉄业組的思想领导和政治教育，进一步打破老技工的自私保守思想，使之学习文化科学知識，接受外地先进經驗。而且还需要指定专人负责，从政治、文化、技术等各方面提高他們，所以最好让他們也作为农业大学的一个組成部分，成为工业系。

再如福利系的成立，也是从发展农业生产出发的。为了解

决劳力不足的问题，就需要从各方面想办法，解放妇女的生产力。特别是翟泉农业社，常年在家的妇女比男子多，全社4,300多人，妇女就占2,400多人，如何进一步解放妇女的生产力就更加必要了。因此，他们认为要使妇女的劳力彻底的解放出来，就需要解决三个问题：成立托儿所和幼儿园，建立农忙食堂，搞缝纫厂、鞋厂和洗衣厂。1956年翟泉社开始注意了这些问题，事实证明：这些事业办的愈好，妇女参加劳动的人数就愈多，以最近三年的情况看，1956年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占60%，1957年为70%，在今年夏收期间，这些福利事业办得好了，参加劳动的妇女竟达90%以上。

此外，如林业系，是为了实现绿化。解放前国民党伪11师驻此，全村大小树木破坏一空。今天要绿化全村，绿化邙山，所需树苗，就不是几万株的问题，而是几十万上千万株。这些树苗如果都要社里拿钱去买，一方面没有来源，再一方面开支也太大。经过党支部研究，就请植树有经验的51岁老农王五根提出计划和措施，社的党支部大力支持，并动员20个青壮年社员归王五根带领有计划地搞林业。他们研究以尿浸种育苗柿树苗，脱衣下种育苗楝树苗，截根加工育苗桐树苗，并培植法国梧桐等，已育苗8万3千多株，没花社里一分钱。明年即可派出20名植树技术人到各个生产队指导群众植树，绿化四旁，保证成活，这便是翟泉农业大学的林业系。

其他如：为繁殖全社大小家畜、家禽而设立农畜保育系，为研究各种作物病虫害的生活状况及防治方法而设立了病虫害防治系，为培养机器驾驶人员而设立水利机械系，为研究和试制化学肥料和细菌肥料而设立化学系，为获得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知识与技能而设立农业气象系，为培养自己的财会人员和保管人员而设立经济系，为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发展民间艺术

鼓舞社員群众生产情緒而設立体育系和艺术系；为培养該社医务人员而設立医学系；特别是为經常系統地向全体社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培养自己的理論家的队伍而設立了政法系。中共翟泉社党支部打算通过他們的农业大学，在今后二、三年內或者再长一些時間，将現有604名學員（由开学的559人，增到604人），培养成为生产上所需要的各种紅色专家。目前翟泉社的社員，一提到他們自己亲手創辦起来的农业大学，都是渾身滿勁，信心十足。他們是这样的歌頌自己的学校：

社会主义鮮花到处开，
农业大学育人材，
为了生产大跃进，
紅色专家成批来。

三 在短短時間內作出了顯著的成績

翟泉农业大学从1958年3月下旬建立到現在，为时不过3个月，但是各系都能在党的領導下發揮了高度的积极性和首創精神，已經为发展生产作出相当大的貢獻。工业系在建系后的七八十天当中，已改造和仿制了工具60多种1千余件。对于旧的犁、耙、鋤、耨都有所改进。其中空中自倒运土机、以鍋駝机作动力的下泉机曲軸、追肥封土器、紅薯挖窩机、紅薯切片机、两用杈、两用鋤、手搖磨、园盘鋸等，工作效率都比原来提高了几倍到几十倍。特别是最近所創造的脱粒机，如以鍋駝机作动力，日夜可收打小麦2万多斤，节省劳力40个，而且不論晴天或下雨都能使用。他們的口号是：“队有研究所，社把工厂建，学习当专家，設計不作难，成立小工厂，机器都学全，改良新农

具，代替人生产，效率高几倍，跃进再加翻”。艺术系建系以来，繪制巨幅毛主席象、“等人齐了再上工”（諷刺画）、“两种飼養員”、“不識字的坏处”和“王拴应新旧社会生活对比”的連环画等63幅。对于提高群众觉悟，鼓励群众生产情緒，进行批評表揚等都起了很大作用。福利系为了解放妇女生产力，成立了3个幼儿园，共收了孩子194个，并办了田間流动托儿所，特别是各队农忙食堂的成立后，使妇女劳力出勤率达到90%以上。由于男女一齐下地，作到同做活，同吃飯，改变了过去某些媳妇吃坏飯，男人吃好飯的現象；改造了懶惰妇女，过去袁瑞妮、郭素娥和秦麻子的老婆3人，农忙向来不下地，有的借織布为理由，还得男人为她紡緯綫，而今年夏收时解决了实际問題，又經過动員和辯論，她們都下地劳动了。福利系为使男女同工同酬，还决定将参加劳动的妇女所得收益的15%直接交給本人，以免不当家的妇女在花錢上受公婆和丈夫的限制。医学系的36名男女學員，今年都学会了为孩子种牛痘的技术，7人学会了簡單的針灸；家畜保育系为貫徹执行“以預防为主”的方針，干部帶头为猪、鸡打防疫針，而后普及全社，今年在猪瘟和鸡瘟流行甚广的时候，全村基本上沒有伤亡猪、鸡。农业气象系學員共20人，拟今年培养出17名懂得一般气象知識，懂得大气压力，风向和风速、雨、雪、霜、露的成因及其防予方法，机械系共24人，目的在于培养鍋駝机、煤气机、柴油机、拖拉机等机手。學員中有一部份是过去沒考上学的高小毕业生，原不大安心于农业生产，現在看到并学习了各种机器的原理和部分机件的作用，自己很高兴，认为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日子，已不是遙远的事情了，鼓舞了他們的情緒，也安心了农业生产。現在5部机器，24个學員，将来就是再发展到15部机器，也不缺乏掌握这些机器的人材，作物病虫害防治

系，已建立有各种标本和农药的試驗。經常研究各种作物的病虫害情况，今年在麦田管理时，一发现小麦吸浆虫即将出土，30名研究員，帶領各队社員，在很短時間內，杀灭了小麦吸浆虫，当全乡发现虫情号召杀虫时，翟泉社麦田的吸浆虫已經根治絕跡了。化学系的研究員，已經制成了自生固氮菌和顆粒肥料，并且正在进行利用盐碱水制造液体肥料的研究。为結合爱国卫生运动的深入开展，化学系还制造了70斤牙粉和一批肥皂，解决了社員刷牙和日用肥皂的問題。

特别是农业系对棉花的研究則更为細致：在他們建立的棉花試驗田內有“一树猴”、“鉄猴”、“三五 $\frac{8}{3}$ 三”“长絨2号”、“江普八号”等12种品种的对比試驗。其目的在于通过試驗選擇出适于本地气候、土壤、环境、生长和高产的优良品种。同时还要研究使“一树猴”（絨短产量高）与“长絨2号”（絨长产量較低）二者实行人工杂交，为使棉花不生虫，耐旱又能抗霜，正要用“灰灰菜”与棉花嫁接。同时王木已总结了植棉上“过五关”（整地保墒、整枝打杈、中耕鋤草、合理施肥灌溉、防治病虫害），“斬六将”（杀害棉蚜虫、棉鈴虫、紅蜘蛛、盲椿象、紅鈴虫、象鼻虫等六种害虫），“三抓”（抓伏前桃、伏桃、秋桃），“两保証”（保証全苗、合理間苗）等系統的一套經驗。另外，农业系植紅薯有經驗的老农呂志欣，在社党支部大力支持下，有5亩紅薯丰产田，已采取“挖地3尺深，亩肥十萬斤，水肥紧跟上，中耕有专人，秧蔓上架子，保証30万斤”的措施。干部和絕大部分的社員，对呂志欣管理的紅薯定为30万斤是有信心的。語文系，除搜集民歌、快板、順口溜研究写作方法以外，并出版有“紅色捷报”（8开油印小报），內容是介紹新人、新事、表揚各种模范人物，对于社員生产情緒的鼓舞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各个方面起作用最大的还是政治法律系。該系44人中，黨員20人，團員4人，其它十几人（社队干部及文化、技术教員），也是屢次政治运动中的骨干积极分子。他們已經开始了“党的基本知識”、“社会主义教育課程”和时事政策的学习。将来还打算加授“政治經济学”和“哲学”等內容。他們通过集体各課，再向各队社員系統地进行了总路綫的宣傳教育，收效很大。工业系原来計劃制造脫粒机，因为要“待料”不能及时动工，学过总路綫之后，认为各个方面必須貫徹節約精神，不能停工待料，不然就是浪費人力。于是便把旧式水車上的大鉄輪，进行加工，制成了脫粒机。在動員群众搶收搶种时，担任各系政治課教員的政法系學員，就隨時隨地向社員上了政治課。象丰产队在夏收夏种期間，原有102个劳动力，有一天只有84人参加生产，一天晚上只送15車肥料。政治教員王鎖（社支書）立即組織一堂政治課，題目是：“要搞丰产应当抓住那些关键；”耕后大家討論，即時重鼓了干劲，該队提出“队长来挂帅，組长打先鋒，男女老少全上地，大大小小齐出征”的保証。次日出勤了126个劳力，一夜送肥180車。

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挖掘了技术潛力，做到了“人尽其才”。“就地选拔，人尽其才，能者为师，以民教民”是翟泉农业大学解决耕师問題的主要办法。翟泉农业社的党支部，为了挖掘和发动該社各种技术人材担任各系的技术教員，想尽一切办法，克服了种种困难，进行了一系列的思想和組織工作，使各个系都找到了技术教員。

农业社主任王木，是全省的植棉能手之一，相信党，也依靠党，热爱自己的事业，也愿意学科学知識和外地的先进植棉經驗。社里就相信他，依靠他，支持他。社領導上遂向王木保証：为了丰产，只要合理又有可能，答应他要啥有啥。在棉花

丰产区（李密城旧址），为王木盖了五間瓦房，作为棉花指揮所，并修有机井一眼。經常在那里的除王木以外，还住有34个青年學員（外县、外乡来的9名，本校农业系學員25名），与王木同吃同住同劳动，是講習所，也是試驗田，干部、學員和他本人都感到非常滿意。學員們都很尊重他，称他“王劳模”，他对學員也很关心，經常鼓励并耐心帮助。如果你去一參觀，便认为王木是一位能講能作的棉花学教授。而且他的干劲十足。王木曾說：“皮棉要搞双千斤，紅薯爭取30万，鼓足干劲向前冲，不达紅专不收兵”。

王兴任翟泉农业大学工业系技师，原是一个鉄工厂的老技工工人，曾在旧社会的“地下枪厂”里做过鉄工，有相当的經驗。解放前有大烟癮，解放后人們对他的印象不太好。但是經過社的党支部研究，认为王兴政治上沒有問題，原来又是貧农出身，虽吸过毒品，又早經戒絕。应当鼓励他，发揮他的特长，經过去年的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王兴的觉悟提高了，决心要大搞創造发明。一面帶徒弟，一面搞創造，干劲十足。为搞成鍋驼机下泉用的曲軸和赶制脫粒机，都是几天几夜不能安睡，吃飯很少，有时緊張起来，就忘記吃飯了。木工范春河，在农业大学初成立时，他說：“管他啥大学，拿咱这大老粗还能上大学？”王二喜說：“我已經是快60岁該死的人了，上那大学弄啥！”有的还說：“人过三十不学艺，学也学不会，累一天，不如晚上歇歇”。但是經過党支部个別的教育，外地參觀，学习討論，今天范春河、王二喜都成了工业系的积极分子。

家畜保育系技术員郭永，原来对于牲口配种是有經驗的，但是一般人对于搞牲口繁殖都有一种旧看法：认为下賤，丟人，連郭永也不愿意积极去搞。但是社支书王鎖、社长葛应典、第二社